

山西地方戏曲丛书

芦花记

(中路梆子)



山西人民出版社

前 言

“蘆花記”是我省地方戏曲中傳統剧目之一。整理本是根據我省中路梆子名演員丁果仙同志的演出本而整理的。原剧的故事情节大致是这样：

春秋时，有一个名叫閔德仁的，一天偕其二子閔損、英哥，应公冶长的邀請，赴东庄吃酒賞雪。

途中，长子閔損畏冷不走。德仁責打时，發現了閔損衣絮蘆花，一怒回府，与妻李氏面理。李氏不能知錯認錯，德仁遂將她的爹娘請进府中，执意休妻。

长子閔損以繼母走后，两个兄弟要受苦寒，遂向其父求情，留他繼母在家。他的繼母和他的父亲听到閔損“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之言，均大受感动。李氏对絮蘆花事非常懊悔，閔德仁遂打消休妻之念。

原本的缺点是：对李氏从开始不能承認錯誤到最后知錯認錯的思想轉变过程，刻划的不够合理。我們主要修改了这一点，并将剧中夫权思想的成分及李家二老某些庸俗低級的詞句，予以刪去。

整理本是在我省第一期戏曲編导講習班經領導上及同志們的帮助而初步定稿的。不够妥善之处，希讀者与演員提出意見，以便繼續修改。

任秀峰 武全忠

1956年1月

蘆 花 記

整理者：丁果仙 牛桂英

武全忠 任秀峰

执笔者：任秀峰

人物：

閔德仁 閔 損 英 哥
李 氏 李 翁 李 婆

閔 損：參見爹爹。

閔德仁：站下。

閔 損：將兒喚來有何訓
英 哥：教。

第一場

〔閔德仁上。〕

閔德仁：立身處世行仁義，
妻賢子孝家道昌。卑
人閔德仁。東庄公冶長
老先生有帖到來，請我
吃酒賞雪。即便帶了一
双冤家前去，學習禮
儀。閔損、英哥走來。

〔閔損、英哥上。〕

閔 損：數九寒天風雪冷，
屋檐滴水凍成冰。

閔德仁：公冶長老先生，請
為父吃酒賞雪，就便帶
你弟兄前去學習禮儀。

閔損與父套車。

閔 損：兒遵命。（下套
車，復上）

閔德仁：（唱）

人生在塵世上仁義
為本。（出門）

閔 損：稟爹爹，車已套起。

閔德仁：一同前往。

英 哥：爹爹上車。哥哥你
把鞭子給我。

閔 損：你赶不了。

英 哥：我要，我要。

閔 損：給你。

閔德仁：（唱）

教子弟學禮讓和睦
鄉鄰。

叫閔損和英哥听父
講論，

听为父告你們处世
为人。

英 哥：噠噠噠！

閔德仁：（唱）

勤有功戏无益古人
明訓，

一戒浮二戒躁三戒
驕矜。

你弟兄到东庄須要
恭謹，

莫叫人笑为父教子
不勤。

閔 損：（唱）

父子三人到荒郊，
雪花兒不住空中
飄。

打柴樵夫迷了道，
覓食鳥兒归窩巢。

雪花打，寒風嘯，

渾身打战如水澆。

英 哥：哎，哥哥 为何不
走？

閔 損：为兄身上寒冷哪！

英 哥：小心爹爹打你！

閔 損：打死为兄我也是不
走了。

英 哥：稟爹爹，我哥哥不
走了。

閔德仁：为何不走？

英 哥：他身上寒冷。

閔德仁：停車。（下車介）

果然大風大雪，冻坏一
双冤家如何是好。英
哥，将車撥回。

英 哥：孩兒我要前去。

閔德仁：哼，你哥哥身上寒
冷，难道你就不冷？

英 哥：我还热的出汗汗
哩。

閔德仁：哼！我把你个奴
才。你与你兄弟穿的一
样衣服，他不寒冷，难
道冻死你不成。

閔 損：孩兒我寒冷的要紧
哪。

閔德仁：說什麼寒冷，明明

是懶學礼仪。英哥，看
鞭子！（念）

父子三人到荒郊，
不孝之子哭嚎陶。

閔門出了你不孝子
哪，

一頓飽打定不饒。

（打介）

閔 損：爹爹哪！

英 哥：葦子毛，葦子毛。

閔德仁：噫，是我正在荒郊

訓子，空中蘆花亂飛，

其情為何？（想介）我

自有道理。閔損過來，

你過來吧！（看介）

英 哥：葦子毛，葦子毛。

閔德仁：英哥過來！

英 哥：兒不敢過去。

閔德仁：將鞭子拿住。（看

介）噫！英哥身穿綢

緞，內絮張綿；閔損身

穿綢緞，內絮蘆花。莫

非……

英 哥：爹爹，我娘見了我
親，見了他就不親。

閔德仁：噢！是了。想是李

氏起了不良之意，要害

我無娘兒子一死！何不
叫人氣……

閔 損：爹爹！

閔德仁：（唱）

李氏她平日里言語

和善，

想不到待我兒居心

不賢。

若不是鞭打蘆花

現，

閔德仁還在一夢

間。

將車撥回！（唱）

吃什麼酒賞什麼

雪，

我兒一死對誰說。

來在府門下了車，

英哥，（唱）

請出你娘有話說。

請你娘來！

英 哥：兒請母親。

（李氏抱三子上。

李 氏：忽听英哥呼喚，迈
步且到庭前。啊，員外
回來了？

閔德仁：回來了，請坐。

李氏：有坐。往日公治长
有帖到来，去早回迟，
今日为何去迟回早？

閔德仁：你看这样大風大
雪，冻坏一双冤家如何
是好。

李氏：（看介）果然大風
大雪。英哥抱瓶暖酒，
与你父兄遮寒。

英哥：是。

閔德仁：回来。

英哥：回来就回来。

閔德仁：不用。

英哥：不用干罢。

閔德仁：李氏，我且問你，上
冬以来，一双冤家的棉
衣可曾絮起？

李氏：倒也絮起。

閔德仁：好，閔損身穿綢
緞，內絮何物？

李氏：英哥身穿綢緞，內
絮張綿。

閔德仁：我問的是大相公。

李氏：我說的是二學生。

閔德仁：我問的是长子。

李氏：我說的是次子。

閔德仁：我問的是閔損，你

胡打攪什么。

李氏：閔損身穿綢緞，內
絮这个……

閔德仁：什么？

李氏：啊，也是張綿。

閔德仁：哦，是張綿就是張
綿，为何講下也是張
綿。

李氏：啊……是張綿。英
哥过来，叫你父看过。

閔德仁：哼！

李氏：啊，員外，你看是
張綿不是？

閔德仁：我早曉得是張綿。

閔損过来，叫你母看
过。

李氏：慢着。

閔德仁：怎样？

李氏：看了一个和两个一
样。

閔德仁：誠恐是两样。（看
閔損衣介）

英哥：葦子毛；葦子毛。

……

閔德仁：李氏，英哥身穿綢
緞，內絮張綿；閔損身
穿綢緞，內絮蘆花。一

样兒子两样看待，你是何心，你是何意？

李氏：噢，張綿乃是咱家广有之物，蘆花那是咱家罕稀之物，与閔損絮在身上，那是妻我的偏心好意。

閔德仁：这不胡道起来了！既是你的偏心好意，就該絮在你我身上；如其不然，絮在你那兒子身上。这样数九寒天，偏偏絮在我前房兒子身上，还算得什么偏心好意。

李氏：你这就不是。統是你我的兒子，为什么講下你的我的？

閔德仁：你醒来吧！英哥是你亲生所养，少不了就是你的；閔損是我前房妻所留，不待說那就是我的。

李氏：噢，照你这样說起，分开彼此。把蘆花絮在我那兒子身上，他冷……

閔德仁：怎样？

李氏：我害心疼。

閔德仁：噯，你胡道！（唱）可惱李氏心太偏，一样的兒子两样看。他本是一父两母亲兄弟，

你为何兄絮蘆花弟絮張綿！

李氏：（唱）为妻我待你兒并無惡念，你竟然对为妻这样不堪。那蘆花縱然間寒冷一点，并没有把你兒冻死外边。

閔德仁：（唱）李氏还敢巧言辯，气的我心血上下翻。我与她有理难分辯。

閔損：苦哇！

閔德仁：（唱）我的兒哭得泪不

干。

修帖忙将她爹娘

喚，

誰是誰非論一番。

英哥！

英哥：兒在。

閔德仁：与父看过笔硯。

英哥：兒遵命。（取笔硯）

閔德仁：（修帖介）这是一

帖，去請你外爷、外婆前
来吃酒賞雪。

英哥：（接帖）兒就去。

〔李氏向英哥使眼
色，英哥犹豫介。

閔德仁：怎么还不快去？

英哥：我怕外爷家的大黄
狗咬我哩。

閔德仁：往常去咬呀不咬？

英哥：往常去不咬，今
天……（看李氏）

閔德仁：哼，快去！

〔李氏拉英哥介。

英哥：去了吧！（跑下）

閔德仁：閔損，随为父到上
房抱瓶暖酒遮寒。李氏，
等你二老爹娘到来，
有話你說，有理你講！

兒啊，随父来。

（与閔損同下）

李氏：哎也！（唱）

平日里好夫妻相亲
相爱，

为閔損責罵我太笑
不該。

为一点些小事大惊
小怪，

就要将我爹娘請到
家来。

我李氏并未将甚事
做坏，

到那时我看你怎样
安排。（下）

第二場

〔李翁、李婆同上。

李翁：（唱）

猛抬头又只見雪花
滿院。

李婆：（唱）

好一似鵝毛片空中
飞翻。

李翁：（唱）

冻的人一陣陣渾身
打战。

李 婆：（唱）
大料想咱二老难过
今年。

李 翁：大雪紛紛下。

李 婆：柴米要漲价。

李 翁：桌椅当柴燒。

李 婆：板橙腿也留不下。

李 翁：婆兒！

李 婆：老老！

李 翁：你开門看看雪大雪
小？

李 婆：雪大怎說，雪小怎
講？

李 翁：雪大你我圍炉取
暖；雪小扫开一条小
道，我要出門与邻舍張
老先生下象棋去。

李 婆：（看介）老老，雪
大哩，雪大哩。你看。

李 翁：看什么？

李 婆：把門子也冻住了。

（英哥上。

李 翁：（看介）老妻婆，
你連門插关还没抽开。
（开門介）

英 哥：（进門）外爷、外
婆。

李 婆：啊呀，英哥子来
了，就是我娃你一个人
来？

英 哥：是我一个人来。

李 翁：看把我娃的臉都冻
紅了。（同进家）

李 婆：英哥子，你爹你媽
好？

英 哥：好。

李 翁：你哥哥他好？

英 哥：好。娃娃我也好。

李 翁 李 婆：还没問你哩！

英 哥：怕你二老耽擱下
哩。

李 翁：我娃到此为何？

英 哥：我爹爹叫我請外
爷、外婆吃酒賞雪，还有一帖。（李翁接帖介）

李 婆：老老你就看看，动
不动就是帖来帖往的。

李 翁：哈哈！

李 婆：你笑甚哩。上面写
的是单請哩，还是双請
哩？

英 哥：外爷、外婆統請哩，
統請哩。

李 翁：是統請哩！

李 婆：英哥子，你爹和你
娘吵来？

英 哥：吵来。

李 翁：什么，他們吵架来？

英 哥：沒有吵，沒有吵。
哇哇哇。

李 翁：吃慣的咀，跑慣的
腿。給娃娃取些吃的来。

李 婆：（取食物介）英哥
子撩起衣襟来，拿回家
去和你哥哥分的吃。

英 哥：（接介）我一个人
吃。（跑下）

李 婆：英哥子不要走，和
我二老相随上走吧。

李 翁：娃娃已經走远了。

李 婆：唉！外孫子是狗，

李 翁：吃了就走。

李 婆：外孫子是猫，

李 翁：吃了就跑。娃娃走
了，咱也收拾收拾走吧。

李 婆：走吧！（收拾出門
介）

李 翁：（唱）

出的門来用目观。

李 婆：（唱）

风吹雪花飄滿天。

李 翁：忘了忘了！

李 婆：忘了什么？

李 翁：忘了我的老虎帽帽
了，待我去取。

李 婆：不要取了，我給你
把帽子綰一綰就不冷
了。

李 翁：不冷了，你我走。
（唱）

正行走，到河灣。

啊呀！河水冻冰，冰上
积雪，俺，这……

李 婆：老老，过不去了，
回去吧。

李 翁：不妨事，你不看英
哥子的小脚踪，一步一
步地过去了。

李 婆：英哥子是小娃娃，
身輕腿快，过的去；你
我老了，过不去了，回去
吧，回去吧。（往回走）

李 翁：慢来，慢来，垫点
沙土就过去了。（垫土
介）来，垫好了，我照

护着你过吧。

李 婆：你可照 护 我 着。

（过介）啊呀！可过来了。老老你过吧。

李 翁：（取笑地）婆兒，好过不好过？

李 婆：不好过。

李 翁：不好过你去吧，我不去了。（欲走介）

李 婆：老老，回来回来！好过好过，过吧，我照护着你。

李 翁：你閃开吧，我过河和你不得一样。（滑倒介，李婆拉介）

李 婆：啊呀！你要小心了。罢罢罢，过来了。走吧。（唱）

冰雪溜滑行路难。

李 翁：（唱）

正行走，用目观，

（閔損、英哥同上。望介）

又只見閔損、英哥在面前。

閔 損：外爷、外婆来了！

李 翁：来了。

閔 損：沿路以上多受寒冷，快請到家中。

李 翁：好好好。（同进門介）

英 哥：稟爹爹，我外爷、外婆来了。

（閔德仁上。）

閔德仁：二大人到来請坐。

李 翁：有坐，有坐。

閔德仁：二大人沿路之上，多受风寒之苦。

李 翁：不妨事，不妨事。

閔德仁：小婿与二大人拜揖。

李 翁：少礼，少礼。坐了叙話。哈……

李 婆：老女婿了，不拜倒也罢了。

閔 損：参见外爷、外婆。

李 翁：免礼，免礼。

英 哥：外爷、外婆在上，娃娃有礼。

李 翁：哈哈，真乃是礼

义之家。

李 婆：英哥子，你在外爷、外婆家里不施礼，回到你家和你哥哥抢的施起礼来了？

英 哥：外爷、外婆，是你不晓得。和我家哥哥学下个对对礼，他施礼我就想起来了，他不施礼我就忘了。

李 翁：好聪明伶俐的孩子。

閔德仁：小婿教子不严，二大人莫怪。

李 婆：閔姐夫，我见了娃娃亲哩，是和他取笑哩。

李 翁：这样大风大雪，请我二人到来有的何事？

閔德仁：小婿有一事不明，要在二大人身旁领教。

李 翁：有事请讲，何言领教二字。

閔德仁：请问二大人，上冬以来，身穿何物为暖？

李 翁：自然是綢緞皮棉为暖。

李 婆：閔姐夫，你这話从何說起？

閔德仁：二大人，請看你两个外孫身穿何物？

李 婆：不看也是綢子緞子，誰还不知道。

李 翁：哈哈，閔姐夫叫咱二老去看，咱就去看。

李 婆：說什么叫咱看哩，明明是在咱二老面前夸富哩！

李 翁：哎，你我看看何妨。

李 婆：老老，要看先看英哥子。

李 翁：那还不一样！

李 婆：英哥子是咱女兒亲生的。

李 翁：老妻婆偏心不小。英哥过来。

李 婆：我娃你冷呀不冷？

英 哥：我还热的出汗哩。

〔二老看介。〕

李 翁：英哥身穿綢緞，内絮……

李 婆：老老，这是什么东

西？

李翁：这是張綿。

李婆：是热的是冷的？

李翁：是大热不过的东西。

李婆：怎么我到了你家就没有穿过？

李翁：我記的你穿了两遍。

李婆：一遍也沒穿过，怎么說是两遍？

李翁：一遍穿不上，一遍不得穿，豈不是两遍。

李婆：唉！你还有咀說哩。

李翁：走吧，看看大相公。

李婆：看甚哩，看了一个和两个一样。

李翁：老子不要上了你的当。

李婆：沒当上。走吧。

李翁：啊哈哈，閔姐夫不要起劲，不要起劲。

閔德仁：二大人可曾看过？

李翁：倒也看过。

李翁：英哥身穿綢緞，

李婆：內絮張綿。

李翁：你的光彩，

李婆：我二老的体面。

李翁：就是这样个穿，

李婆：就是这样个戴，好好好。

閔德仁：可曾看过閔損？

李婆：看了一个和两个一样。

閔德仁：誠恐是两样。

〔李翁、李婆起出介。

李翁：老妻婆，你看一样不一样，老子上不尽你的当。

李婆：看了一个再看一个就迟了？

李翁：唉，知秋不知夏，腊月起来卖镰把。

李婆：此話？

李翁：过了他娘节令了。

李婆：看去吧，过不了。

李翁：閔損过来，你冷呀不冷？

閔損：嗯……

李婆：你过来吧，嗯甚

哩。（看介）哎！老老，这又是什么东西？

李翁：巧叫蘆花，笨叫葦子毛。

李婆：是冷是热？

李翁：是大寒不过的东西。

李婆：老老，如此說来，他閨姐夫就有了不是了。

李翁：怎样他有了不是了？

李婆：英哥子外穿綢緞，內絮張綿；閨損外穿綢緞，內絮蘆花。一样兒子两样看待，他是何心，他是何意！

李翁：嗯！婆兒你这一下将我踢响了。

李婆：想是提醒了。

李翁：啊，是提醒了。百尺高杆挂剪刀。

李婆：此話怎講？

李翁：将他高裁了吧。好惱！

李婆：好气！哼哼哼……

閨德仁：二大人与哪个致

气？

李翁：就与你来。

李婆：再与誰来。

閨德仁：与小婿致气，因从何来？

李翁：英哥子身穿綢緞，

李婆：內絮張綿。

李翁：大相公身穿綢緞，

李婆：內絮蘆花。

李翁：一样的兒子，

李婆：两样看待。

李翁：你何心？

李婆：你何意？

李翁：你与我說，

李婆：你与我講。嘿！嘿！嘿！

閨德仁：这是令媛分內之事，怎怪得小婿我来。

李翁：嗯！想是命人所做？

閨德仁：是令媛亲手所做。

李婆：噢！想是风吹沾染，不过一星半点。

閨德仁：什么一星半点。閨損过来，二大人請看。

李翁：蘆花。

閨德仁：再看。

李婆：还是蘆花。

閔德仁：二大人呀！（唱）

全身衣絮是蘆花，
將閔損看成眼中
沙。

小婿与她难講話，
二大人就該問問
她。

兒啊，随父来。（与閔
損下）

李 翁：唉！（唱）

女兒作事实有差，
你快去叫来問問
她。

你看閔姐夫說的偏偏有
理，你把女娃子叫出
来，叫她把她的理也說
上一說。

李 婆：不賢惠的走来！气
死你爹娘了！

〔李氏上。〕

李 氏：忽听爹娘呼唤，
倒叫李氏不安。若問蘆
花之事，还得我巧言折
辯。二爹娘万福。

李 翁：是，你有福。

李 婆：咳……

李 氏：二爹娘到此为何？

李 翁：閔家有帖。

李 婆：不得来。

李 氏：用过飯了无有？

李 婆：气就把人吃飽了。

李 氏：哼！

李 婆：我来問你，上冬以
来，一双冤家的棉衣，
可曾絮起？

李 氏：倒也絮起。

李 翁：大相公身穿什么，
內絮何物？

李 氏：英哥身穿綢緞，內
絮張綿。

李 翁：問的是大相公。

李 氏：大相公身穿綢緞，
內絮这个……

李 翁：什么，你快說！

李 氏：是……

李 婆：是什么？是什么？

李 氏：蘆花。

李 翁：好你蠢丫頭，你今
做下此事，何不气煞人
也！（唱）

丫頭做事太心狠，

蘆花絮在閔損身。

恨起来我一棍打死

你。

李氏：慢着。你二老管了三尺門里，管不了三尺門外，說是你打打打不了！

〔李翁量倒介。〕

李婆：老老醒來！（唱）
一見老老氣沉沉，
不由叫人恨在心。
如不然手執拐杖往下打。

李氏：（哭介）娘啊！

李婆：（唱）
娘的兒哭一聲我害
心疼。

我的親親姣姣貴姐
娃。（李氏下）

李翁：婆兒，你那是怎樣？

李婆：打我娃我害心疼。

李翁：你曉得心疼女兒，
這樣數九寒天，與人家
無娘兒子身絮蘆花，人
家就不害心疼？

李婆：他疼他的，我疼
我的。

李翁：咳，老妻婆，娘兒
倆一對不說理。我問

你，教子不到？

李婆：是你父之過。

李翁：養女不賢？

李婆：不知道。

李翁：好你老妻婆，教
子不到是父之過，養女
不賢是你母之錯。你為
何講下不知道？事到如
今，你還不尋個下場法
兒呀。唉！

李婆：咋尋個下場法兒
呀？

李翁：你把丫頭叫出來，
叫她說！

李婆：唉！不賢惠的走
來！（李氏上）你看他
閨姐夫說的偏偏有理，
是花椒你開開口兒，是
蛤蟆你張張嘴兒，把你
做的事你也說上一說。
你說上三五分，我二老
給你圓上七八分，你說
上七八分，我二老給你
圓上个十来分，豈不把
此事就丟開手了。

李氏：爹娘呀！（唱）

二爹娘莫要怒氣

发，
听女兒把話說根
芽。
那蘆花与張綿分什
么上下，
你何必苦苦地追問
于它。

李 翁：你住了吧！（唱）
罵声丫頭不講理，
誰不知那蘆花是大
冷東西。
做錯事你还不回心
轉意，
你強詞奪理為怎
的。

李 婆：兒呀！那蘆花是大
冷東西，你絮在閨損身
上，是何道理？

李 氏：娘啊！（唱）
我本是二爹娘教養
長大，
難道說不懂得家規
禮法。
到閨門十余載辛勞
甚大，
撫閨損教英哥勤儉
理家。

若不信到鄰居訪問
一下，
哪一家不把兒賢良
來夸。
為這件些小事何須
驚訝，
要講情你二老前去
說，

兒我……

李 婆：你怎样？

李 氏：（唱）

不去見他。（下）

李 翁：唉！（唱）

蠢才講下任性話。

李 婆：（唱）

從小嬌養難怪她。

李 翁：（唱）

為女兒只得上前說
好話。

李 婆：（唱）

叫声賢婿听根芽。

（閨德仁上。）

閨德仁：二大人，可曾問
過？

李 翁：倒也問過。

李 翁：唉！賢婿呀！（唱）